

清流漫谈

顶好味的小吃在街头

余学

的早饭,赶上进城的商贩,睡眼惺忪的学童,都聚拢在早点摊周围。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散发着油亮光泽的餐点前徒具人形。鸡蛋和葱花在手臂旋力的作用下被灌进了方形的油酥饼里,本以为这就够香了,谁成想在炉火的热力加持下,鸡蛋灌饼的香脆更加持久了。这厢的馋虫还没被压制,那边的煎饼卷油条更勾人心魂。湿滑的面团“吧嗒”一声滴到了圆形的烙饼锅上。摊主用削成前窄后宽的竹篾板轻轻一抹,只两三下,一张厚薄均匀的圆饼就熟了。夹上油条,配上火腿肠、豆芽、海带丝,最后淋上一点豆瓣酱,整个儿卷起,再对半切开,就是小时候常吃的小吃了。

夏夜,人们的饮食似乎比早晨更富热情。最卖力的食客往往出现在龙虾桌上。味道并不比其他地域独特,关键在新鲜的食材上。被山水滋养的我们从小就不缺食鱼虾。加之水质优秀,极少受重工业污染,因此在被做成十三香小龙虾前,龙虾各个肥美黄多。虾仁饱满爽嫩弹牙,是啤酒的绝佳搭档。无论你是温儒的读书人,还是道义的社会人,面对一盘盘红头虾佬,都会脱掉白日里不得不掩藏的皮囊,稳坐在塑料桌前,挥霍真情,厚待

寡义。如果吃龙虾对你来说如同嗑瓜子般不可果腹,那么烧饼夹蚝油串随时欢迎光临。蔬菜、肉类、海鲜等被竹签串起,经过高温油炸后裹上厚厚的酱汁,烧饼是炸物与酱汁间不可少的红娘。一席夜宴过后,胃袋充盈,食客们打着饱嗝捧腹而散,似乎又可以迎接明日战场的厮杀了。

小时候的暑假,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捏着几块钱,走到街头去买现打的烧饼。我们这儿把烧饼唤做“朝牌”,因形似古代官员面圣的笏板得名。朝牌朴实无华,烤得焦黄的面饼上点缀少许芝麻和葱花,咸甜两种口味的面饼嚼起来韧劲十足。彼时的物价还没有那么高,几枚钱就可以买来饲养一家人的朝牌。而一到冬天,大街小巷都被烤山芋的香气裹挟。深度近一人高的油漆桶的外面被厚厚的水泥糊成烤炉,炉边被赤焰烧得黧黑。走上前去,小贩掀开黑白一体的棉被,买家伸手挑拣、询价、称重、付钱,一气呵成。完成买卖的山芋被报纸包着,撕开灰黑的表皮后,就是金黄的甜蜜的内瓤。品相优秀的烤山芋一定要烤出黄亮的糖稀,吃不完的山芋还可以揣在兜里捂手,一路温暖,一阵香甜。除了山

芋,还可以烤梨。这算是本地比较独特的吃法。烤完的梨味道独特,表皮收缩呈金黄色,温热的汁水和着绵软的梨肉。每当冬天感冒久咳不止,除了吃药,烤梨会是妈妈牌治愈咳嗽良方。

“秋风起,蟹脚痒”。我们江淮人过中秋,一定要吃螃蟹。本地有湖,盛产螃蟹。质量不比阳澄湖的差,因宣传不到位致使名号不响,只低调地把鲜味回馈给皖东人民。最朴素的吃法就是清蒸。切好姜丝,调上镇江醋,仅这两味,就能轻易地把女山蟹的滋味勾进食客的嘴里。我们没有江浙人爱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习惯,把蟹黄蟹肉拆得七零八落太费事,桌子上直接摆上大盘的蒸蟹,才叫吃蟹。更有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小蟹,洗洗涮涮后直接放进锅里炸得酥脆,是哄小孩子的最佳萌物。一块钱一串,一串几只,蘸上甜辣酱,没有什么肉,但却是本地独有的季节恩物。

长大后,我去外地读书,当食物不能满足大脑时,只要想起这些顶好味的街头小吃,愤懑旋即平息,仿佛这些慰藉可以堆叠出家乡的轮廓。

让泉诗韵

抗洪的战士

赵允兵

持续的大雨如断了线的帘子撕裂着大地江河呜咽民心挣扎灾难面前是谁一声令下点亮一盏盏绿色的光辉如出鞘利剑斩断洪水的肆虐

绿色,成了一道生死的屏障阻隔了生死与灾难帐篷里百姓,终于可以枕着惊涛安然入睡……

挥锹,扛袋的大堤上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是那样的年轻远方的亲人近处的安危梦中的女孩……已被洪水和责任淹没此刻,一颗心在泥泞的江堤上只能与星光相依雨水、汗水、泪水已化作奔腾的洪流在战士的脊梁上流淌或许,已化作绿色的丰碑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矗立……

琅琊书话

奋力前行 矢志不移

——读张杰先生新书《心灵的感悟》有感

凡夫

张杰先生是滁州日报社的一名资深记者。他是2010年离开采访一线的,由于长期的奔波、写稿,早已习惯了紧张的采访、快节奏的生活,乍一停下来,清闲了又有些不适。静下来时便有了一种想法,把过去见报的稿件搬出来进行整理——因为存有报纸的习惯,那是在发表第一篇稿件时养成的习惯。整理报纸时发现,有许多稿件质量尚可,其中,获得省以上好新闻的作品有50多篇,突然就有了一种成就感,于是萌发了汇集成书的念头。可是,纯粹的汇集成书似乎新闻价值不大;在翻看许多优秀获奖新闻后,每一篇采访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在每一篇优秀作品后都附上采访经过、经验与体会。这样一来,书就有了保存和阅读的价值。真正开始动笔是2014年,每找出一篇作品就附上一段评价性文字,边工作边创作,写写停停,到2016年完成创作,再经过出版和印刷环节,2017年与读者见面。

全书约25万字,共分两个部分,一是获奖作品,每一篇都有两个部分组成:原文和点评。每一个大类如工业类、农业类、创建类等,结束了进行一次总点评,还有创作经过和体会以及有趣的事情;有些文章证书原文找不到了,有些文章在证书不见了,感觉有些无奈和美中不足。二是得意之作,基本是1994年之后的作品,也就是说到了记者部工作后

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没有获奖,但其中不乏优秀作品,甚至有些作品超过获奖作品的质量,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奖,又是一种无奈和美中不足。由于保管不善,有些很好的作品丢失了,如反映宝山林场改革的作品《山绿了,民富了》、反映一位村支书忘我工作的人物通讯《盒饭书记焦民富》;反映滁州科技创新的长篇通讯《科技创新,滁州崛起“核动力”》等一大批好稿件,报纸已经无法找到了,但是,精彩的稿件已经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成为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这本书既是张杰先生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的总结,更是一种人生的总结。在书的前言里写到三点感受:一是辛苦,这么多的作品付出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汗水;二是骄傲,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欣慰的,没有虚度年华;三是遗憾,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本来完全可以做的更好的,却没有尽善尽美。

当友人问起,为何要出书?他认为原因有二:经常有基层同行询问写作经验,他都毫不保留地全盘献出。这样的情况多了,觉得出一本书并赠送给基层的同行,有原文和评价,比口头传授效果好,也算是为新闻事业的传播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吧,此原因之一。退下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年老体衰时躺在躺椅上,读一读过去的作品,会有一种成就感,总算不虚此行吧,此其二也。



繁花似锦 伍雪/绘

灵漱微言

我的班长

潘正军

人,常在全团官兵面前搞示范教学,还跟团长合过影。我站在队列里,心中默默数数:一、二、三,果不其然,“啪!”班长仿佛听到了我的默念,双脚迅速靠拢,立即转身,竹筒倒豆子般下达口令,既洪亮还清晰。说也奇怪,场面越大,他停顿的时间越长,现场的掌声也越热烈。

我是高中毕业后当的兵,学动作要领还算快,写写画画还能上点手,班长到底对我还是器重一些。有一次,没忍住我就问班长,本来说得挺顺溜的,干嘛要像卡壳一样停那么久。班长威严的目光瞬间停顿在我的脸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语气平缓地说,你个新兵,能懂啥。怪深奥的,仿佛跟我解释个中锋由很费劲。我也问过副班长,副班长说话慢条斯理的,这叫气质,大班长才有的气质。

班长觉得我是好苗子,新兵下连时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并积极推荐我参加师里的预提骨干培训。去教导队报到前,我又没忍住问班长,你这个停顿,是要派头吗?班长看似若无

其事地追问了一句,这话谁说的。我如实相告,班长抬头望天,眼神似乎有点迷离,副班长原来就有文化,今年在我身边进步很快,但他说得还不是不准,我纠正一下,这叫节奏,叫稳,你将来当了班长,就得会这个。

我长了见识似的狠狠点了点头,这叫稳。当兵就要时时刻刻讲个稳字,班长意犹未尽,手榴弹投远,你三步交叉,扭腰送胯,这一个一个动作要讲连贯,连贯之中也要有停顿,不然腰劲使不上,你这细腿细胳膊能投得远吗?你做器械,从上杠开始,直到落地,每个动作都要停顿,如果不交待清楚,能叫一气呵成吗?

重点要跟你说说开班务会。班长目光又在我脸上停顿了三秒,不过这一次眼神中又有些许暖意,他意味深长地说:下一步你也当班长了。班务会它再小也是个行政例会,你往中间一坐,就是要丁了丁卯是卯地点,点到具体人具体事,如果火急火燎的,或者嘻嘻哈哈

的,那你还领导得了手下这帮人?领导不了全班就稳定不了,就窝囊废下去了。

我频频点头,班长看似说的稳,但细想想,分明讲的是辩证法嘛。班长噗地一声,喝到嘴里的水喷了一地,说你小子长本事了。

我从教导队集训结束回到连队,就临近退伍季了。班长虽然报考了军校,但文化课没过关,连长指导员想让他超期服役再干一年,再争取争取,班长说成熟的新同志很多,让他们早点锻炼,我就不占位置了。

连里开欢送会,每个老兵都要说两句。班长上台,卸甲不卸情怀,讲了很多感悟和希望,说话该停顿的地方照旧停顿,我坐在小马上巴掌都拍红了,眼里噙满了泪水。

第二天,在操场上欢送老兵离队返乡,锣鼓敲天喧天响,我们班的人全挤在班长身边,班长好几次下力气把我们往队列里“赶”,赶回去我们又围了上来。登车时,别人都是右脚蹬、左脚跨进车厢,班长和别人不一样,左脚蹬、右脚跨,身子骑在车挡板上,朝向我们几个猛烈地挥手,最后一挥定在那儿,停顿了很久,很久……

这是班长留给我的最后一帧停顿的画面,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班长的气质和节奏却始终充盈在我的军旅生涯里……

围困 (外一首)

石泽丰

一株莲长在池塘中间四周,水域绝望说实在的我有些担心,为莲像一头羊落入狼群

据说,地方大小与见识多少有着一定的关系你,在黑夜掌灯眺望的是遥远的星辰

而夜色从披下来的那一刻就没有放弃过困囚光的想法

滚水坝

把日子翻过去不是一件难事就像这山沟里的流水哪怕有一道滚水坝横空出世

早年,山里人想出去就并非那么容易太阳晒出了方位贫穷却缠住了双脚月亮深陷在山区孤独了一辈子

滋润生命。蓄水是滚水坝的使命但水不安,越过坝顶逃之夭夭滚落而下的水花给出了坝外另一重天

